



布農少年的青春記事 乜寇·索克魯曼的《布農青春》

ブヌン少年の青春を綴る ネコウ・スクルマンの『布農青春』

The Notes on Youth of a Bunun Teenager: "Bunun Youth" by Nequo Soqluman

文·圖 | 蔡明原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生)

有別於魔幻色彩濃厚的《東谷沙飛傳奇》，乜寇·索克魯曼在《布農青春》這本新作中以寫實的手法敘述一位布農族青年在教育體制中遭受挫敗以及在一次意外的旅程中重新找到安身立命的方式。此外，青少年如何面對、處理生命中初發的情感，包括性別的啟蒙與想像，也是小說相當值得注意的重點之一。

愛國意識與民族認同

首先，我想先從國家機器是如何無孔不入地輸入並建立反共愛國的意識形態談起。本



《Ina Bunun! 布農青春》的封面，由巴巴文化出版。

書的第一節敘述了高山上的部落族人們日常生活景象，以及自然在四季輪替中所展現的不同姿色，但在這尋常的作息

中，鑲嵌著一個看似普通但實則突兀的行為：「待全員到齊，路隊長吆喝一聲，孩子們便整齊劃一猶如軍隊般地走入櫟木林，在山谷中高唱『我愛中華』上學去」。對孩童們來說，排列整齊地合唱愛國歌曲是上學過程中必然的程序，也就是說即便是離群索居的部落族人們，仍然是在一定的規訓中生活著。這不僅意味著國家機器在推動民族認同時的力道強度，也說明了部落小孩早已開始經歷不同的文化洗禮。

獨自面對苦澀滋味

面對無法引起學習興趣、

熱誠和必須以延畢來完成學業的現代教育制度，主角心中第一個感到愧疚的是家鄉的親人。因為對部落的父執輩而言，擁有一位在教育體制中取得相對優越位置的兒子，自然是一件值得誇耀的事。這種結果不是主角所樂見的，他說「以為長大了很自然就是要離開自己的家鄉，去闖一闖，闖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空。」這期望在現實的淬鍊下變得粗糙不堪，正值青春年華時，在此刻卻是滿溢著苦澀滋味。

讓主角感覺苦澀的事情還不僅於此。當「我」因為修課時數不多搬到台中跟兄弟們同住時，和心儀女子有了更多相處機會，只是兩人原本順利的戀情遭受到家長的阻礙，女方父親提出相當負面的理由：原住民貧窮、貪杯。這橫斷了他們的情緣。諷刺的是，女方的母親就是原住民族，突顯出原住民族在台灣社會受到的多重壓迫，例如性別價值得由漢人沙文主義來決斷，或者是被迫戴上刻板印象的面具且不斷再現。面對這種關乎教育、經濟等因素所造成的歧視結構，是世代累積下來的，恐怕不是年方青春的主角可以隻身抵禦，他能做的就是獨自面對「心痛的感覺」。

文化與語言的歧異事實

這並不奇怪，如果主角在這個關頭揮起族群大旗並且與之對抗，試圖扭轉某些根深蒂固的觀念，小說也許就會走向一種牽強說理的局面，失去原本可以藉由作品內在邏輯所演繹提供的反思契機。因此乜寇·索克魯曼透過了書寫方式，技巧地安排另一種形式的抵抗；小說中的部落族人對話、部落歌曲的唱誦等，是以羅馬拼音寫出，接著在括號內附上中文。這種帶有某種強迫性、意圖改變大眾閱讀習慣的書寫策略，希望讀者體認到文化與語言（主流／弱勢）的歧異事實。瓦歷斯·諾幹在〈台灣原住民文學的去殖民〉一文中針對《崇信祖靈的民族：賽德克人》以族語羅馬字的書寫策略有如此分析：「其實是一種主體宣告的姿態……換言之，本書在無意間做出了『逆反／寫主流』的舉動，逆寫者，即不再只是無力批判只能接收外在文化的姿態。」

心靈的成長

回到一開始的提問，在平地生活的部落少年如何能跨越體制與價值觀的挫折？展開一趟回鄉之旅，可能是問題的解答。主角和表弟遠離了課堂，

共乘一台摩托車往族人口中的聖山——玉山出發。這趟旅程不僅是為了釋放自己在學業、情感上的不順遂所累積的鬱悶，主角在遍覽山林景色之餘，也重新審視原住民族本有的權利，如何逐漸被剝奪或忽視。

歷經黑夜迷路、墜落山谷的險境後，因為一條狗與神祕老人的幫助，主角和表弟終於重回可識別的道路上。即便擁有現代化的摩托車，但面對神祕且深不可測的高山峻嶺，人們仍舊得屈服於它的掌控，這讓離鄉多年的主角重新以敬畏的態度面對山與傳統領域，確認這是絕對不變的真理。雖然陌生老人與狗的出現，讓故事充滿奇詭的氛圍，他們「卻帶給我們內心極大的平靜」，不正是隱喻傳統的價值所在以及耆老經驗的寶貴與不可取代性？布農少年事後回想那個如夢似幻般的夜晚，發現真實的辨別已不重要，心靈在過程得到的成長，生命因而更加堅韌，才是這趟回歸原鄉旅程最重要的意義。◆